2004年11月　清史研究　Nov. 2004
第4期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No. 4

读史札记

郑板桥与徽州考述

吴建华

清代著名文学艺术家、思想家、“扬州八怪”主将郑燮（1693－1765），号板桥。学术界对于他的文学、书画艺术、思想成就研究颇多，而对他与徽州的交往还注意不够。随着徽学研究的展开，探讨板桥与徽州的关系，既能填补板桥研究的不足，又能丰富徽学的研究。

一、郑板桥的母亲可能原是徽州人

板桥在自叙中动情地讲到：外祖父汪翊文，“奇才博学，隐居不仕”。生女一人，即为板桥之母。她是一个“端严聪惠特绝”的女性，传承着其父的才气和品性，给予板桥的立身处世的人格、艺术气质的养成有着潜在的影响。尽管她在板桥3岁时因肺病去世，板桥知之甚少，以后还是在《七歌》中首先怀念她。

> 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儿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随啼起；婉转噢抚儿熟眠，灯昏母咳寒窗里。呜呼二歌兮夜欲半，鸦栖不稳庭槐断！[1]

在诗中，汪母是个爱子过于自己生命的慈母。她明知病重，时日不多，还在极力照料着孩子。除了夜半扶病哄熟啼哭的婴孩，面对即将成为孤儿的小板桥，她心如刀割。直到坚持至咽下最后一口气，小板桥还在相呼亲娘找乳吃！这是多么凄婉的场景！板桥在而立之年还是念念不忘这历历在目的场景。

板桥少年时常常去外家，聆听外祖父的教诲，学业多有长进。因此板桥会有“板桥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的说法[2]，看得出，他对于自己得自外家的血缘、气质以及学养的熏陶十分满意。

因为文献资料太少，没有直接讲明板桥的外家祖籍何处[3]，是兴化、扬州土著，还是徽州移民，但是，从江南汪姓的渊源来讲，徽州总是汉朝以来汪姓的大宗，逐渐分迁各地，板桥的汪姓外家很可能来源于徽州，使得板桥与徽州有一种隐含的关联。如果这种猜测成立，则板桥与徽州的天然联系是十分有意思的一种关系。

二、郑板桥与徽州文人、盐商的交往

（一）郑板桥在贫困之中遇上两个徽州挚友

其一是郑板桥和从徽州迁居扬州的徽商、文人马曰琯的交往。在明清的徽州，很多家庭因人多地少，无以为生，实在贫困，普遍走上经商发家致富的道路。凭借商人的雄财，他们从商人之家逐步转为文化之家。因此，商人和文人合二为一的例子很多。板桥起先在镇江遇上的马曰琯（1688－1755）就是迁扬徽商中的文人商人合一的佼佼者。

镇江焦山是板桥一生两次前往交游读书之

[收稿日期] 2004－5－10
[作者简介] 吴建华（1962—），男，苏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江苏 215021

地，后一次在40岁中举人后，43岁读书焦山，次年考上进士；前一次是30岁时。板桥3岁丧母，14岁继母卒，23岁成婚，30岁父亲去世，已有二女一男，家事变故频频，家境实在贫寒，而读书科举事业一无所成，板桥的生活负担极为沉重，到了被迫出卖父亲留下的书还揭不开锅的地步，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读书，前途受到威胁。他在《七歌》叙诗写道："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编看不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呜呼一歌兮歌逼侧，皇遽读书读不得"④！为了躲债，在夏天端午节前，他通过寻找同乡的焦山定慧寺和尚，暂居读书，遇上扬州盐商、文士马曰琯。曰琯仰慕板桥的名气，当即和他订交，慷慨替他还债⑤。

马曰琯，字秋玉，捐候补知州，富家巨室，富藏图书字画。曾经客居镇江，游览焦山汲江亭，为江天青山一色所陶醉，禁不住吟句"山光扑面经宵雨"，但反复自吟，苦于不得下文。正好板桥路过，应口接上"江水回头欲挽潮"，曰琯大为赞赏，于是两人互通姓名，曰琯邀板桥去客舍同住，谈诗论文作画，订为知交。曰琯了解板桥家中遭遇，暗中资助他家200两银子，使板桥渡过了逃债难关，重新问道科场。此事应该属实，在后来重建焦山自然庵时，有板桥后写的对联，稍作文字改动，成为"山光扑面因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潮"⑥，更加工整了。而板桥和曰琯也从此事开始友情生死不渝，传为美谈。这是首先用诗文媒介结交的挚情厚意，是板桥认同的和徽商的交往，金钱是其次才交往的东西。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行庵，马主政家庵也，在枝上村西偏，今归御花园……马主政曰琯，字秋玉，号嶰谷，祁门诸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南巡时两赐御书克食。尝入祝圣母万寿于慈宁宫，荷丰貂宫纻之赐。归里以诗自娱，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著有《沙河逸老诗集》。尝为朱竹垞刻《经义考》费千金，为蒋衡装潢所写《十三经》。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板'。弟曰璐，字佩兮，号半查，工诗，与兄齐名，称扬州"二马"。举博学鸿词，不就。有《南斋集》。子裕，字元益，号话山，工诗文，又精于长短句，小字阿买，见杭堇浦《道古堂集》中。佩兮于所居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又曰小玲珑山馆……玲珑山馆后丛书前后两楼，藏书百厨。乾隆三十八年奉旨采访遗书，经盐政李质颖谕借。其时主政已故，子振伯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三十九年奉上谕：……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⑦

清代在扬州的徽州文人总是以其巨大的商业利润，主持风会，倡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大兴文化盛事，推动了扬州文化的繁荣，更吸引全国士人会聚，形成一个个文化群体。"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⑧

板桥与马氏兄弟过从密切，并不鄙视他们。如乾隆八年（1743）暮春，板桥与金农、杭世骏、厉鹗齐集于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九月九日，马曰琯、曰璐兄弟与方士庶、厉鹗等14人汇集扬州天宁寺马氏行庵。⑨板桥流传的文字中，专有《为马秋玉画扇》⑩，题的诗词很长，有三段，决非简单应酬，而是板桥与马秋玉之间挚情的最好见证。如其中写到：

"缩写修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清风。墙东便是行庵竹，长向君家学化工。(时余客枝上村，隔壁即马氏行庵也)。"

"日影天光暂一开，青枝碧叶还遮覆。老夫爱此饮一掬，心肺寒僵变成绿。展纸挥毫为巨幅，十丈长笺三斗墨。日短夜长继以烛，夜半如闻风声、竹声、水声秋肃肃。"

其二是郑板桥结识了江西籍的徽州文人巨富程羽宸。

> "黄山擘空青，造化何技痒？阴阳未判割，精气互滉漭。团结势绵迂，抽拔骨撑掌。日月始明白，云龙渐来往。轩成末苗裔，炼丹破幽厂。天都强名目，芙蓉谬借奖。秦汉封锢深，唐宋游屐广。云海荡

诗肺，松涛簸天响。飞泉百断续，怪石万魍魉。少少塔庙开，微微金翠榜。岑崿裹楼殿，龙象森灌莽。鹘鹤鹍鸠鸪，榛榧枣栗橡。岩果垂累累，仙禽翩晃晃。山腰矮雷电，峰顶耸蒲蒋。肤土寸若金，风箩密于网。转径窄欲堕，陡巇眩还惘。我欲跻颠峤，梦寐徒怅怏。陆骑姑熟驴，波泛浙江桨。羁迟婚嫁累，苟贱簪笏想。山灵久拒斥，飞砂击俗颡。输君饱游憩，晴岚披翠爽。澡泉畅骨脉，卧雪饮瀣沆。聒耳流琮琤，耸身峰仄仰。摘星揭户牖，洗日涤盆盎。赋诗数十篇，才思何阔朗。刻画宠金石，铿锵叶平上。硃砂入炉灶，天马受羁鞅。骨重势郁纡，神清气英荡。作记数千言，琐细传幽赏。同游谁何人，吾宗虔谷党。当境欣淋漓，离怀惜畴曩。昔我未追逐，今我实慷慨。万愿林壑最，一官休歙傥。当复邀同游，为君负笄鬯。”[11]

这是板桥《题程羽宸黄山诗卷》长诗，通篇长达17句340字，一气呵成。先是板桥随着诗作者程羽宸作纸上遨游神奇万象的黄山，用字遣句讲究，气势磅礴，然后笔锋一转，稍稍颂称程氏诗作之美，已经足以让他以诗名世，最后以十分谦卑的姿态，表达对程氏的万分敬重。诗中对徽州佳山水的飞来神思，妙笔生花，不仅隐含着板桥对徽州山水的真心向往和赞赏，而且着实是借神雄奇瑰的山水之美来褒奖程氏非凡的成人之美的品行。给神志颓丧之中的板桥醍醐灌顶，令他重新振作，谋取功名，成就书画诗文英名，拯救板桥于经济窘困危难中的人，正是程羽宸啊。板桥的一腔感激深情完全融化于这次题诗当中了。

因为程羽宸是板桥生活窘迫、意志消沉时两肋插刀予以救助的恩人，板桥对他终身感激，没齿难忘。

在板桥受羽宸救助之事相隔十年以后，应该是板桥中进士任知县，功成名就，脱离生活贫穷危机之后了，他还是念念不忘羽宸给他雪中送炭般的恩情。在可能听闻有关羽宸不好的消息后，他悲伤地写下《怀程羽宸》诗，作为永怀：

余江湖落拓数十年，惟程三子鵕奉千金为寿，一洗穷愁。羽宸是其表字。

世人开口易千金，毕竟千金结客心。自遇西江程子鵕，扫开寒雾到如今。十载音书迥不通，蓼花洲上有西风。传来似有非常信，几夜酸辛屡梦公。[12]

按此处板桥讲，羽宸是其表字，又称他为“西江程子鵕”，说明羽宸是江西人。但是，晚清歙县名士许承尧在《歙事闲谈》记载：

程之鵕，字羽宸，歙人，著《练江诗钞》，沈归愚为序行之，并称：“练江游踪（几）遍大江南北，及楚、越、东鲁，而登眺不倦尤在黄山。曹震亭与（之）唱和，甚推服之。”

还录下他到吴江《过平望》句：“人家水气涵虚白，野树霜华染浅红。”[13]并说羽宸是歙县岑山渡人。岑山渡程姓是程灵洗忠壮公（514－568年）迁居篁墩后，在徽州地区后裔中发展到清朝人才最兴盛的一支。

查考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有“程之鵕，字羽宸，江南歙县人。著有《练江诗钞》。”因而称他为“练江”。曹震亭是同郡进士，“多才，不轻许可，独折服练江，则练江之诗可知矣。子笙友、管庭寄遗集乞序，因采而录之。”共选录羽宸诗四首：《芦花被》《晓过平望》《黄山》《抵金陵》。德潜赞许羽宸诗妙意高，“全在神韵动人”[14]。德潜的选本以人存诗，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订二十三年的初版本，选当时已去世的人的诗作。则羽宸已经在乾隆二十五年前去世。这里的“之鵕”与板桥的“子鵕”有不同，但字“羽宸”是一致的，应是同一人。

很明显，程羽宸是个祖籍徽州歙县、可能继承祖产万贯，也可能是靠经营商业发家的亦儒亦贾之人，入籍在江西，但是个布衣。他依仗巨额家财，酷爱旅游，工吟咏，并且独独钟情故乡的黄山风景，登眺而尤感不倦，曾经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游览黄山，写下《黄山纪游诗》68首[15]。他肯定很满意自己的杰作，因此会在和板桥相识后，拿出来请板桥题辞。

据说，羽宸是由朋友介绍给板桥的。从板桥在题诗中的用语可知，他是诗人，又是画家，和板桥谈诗论画，志趣相投。他才华横溢，性情疏宕豪放，气度慷慨，为人厚道，善

于解人忧难。他了解板桥家境贫穷，屡试举人不第，加上家中亲人变故迭生，使他如受雷击，意志消沉，前途渺茫，从而有意施加救济，卸却他生活之经济负重，又极力劝板桥要从根本上振作起来，奋发图强，建功立业，所以羽宸以为板桥做寿为名，乘他醉中，贻赠他千金，不告而别。

从板桥的诗里来看，羽宸对板桥的“投资”不求回报。在扬州为板桥做寿之后，他就一去不回，音讯全无，也是件近乎奇怪的事，可能云游天下，其中另有变故，连板桥也没有搞清楚。

但另有一说，羽宸在板桥考中进士，从北京南归扬州，45岁时，纳妾扬州北郊的饶五姑娘，又赠他500两银子，作为娶妇之费[16]。这是羽宸再度帮助板桥解决生活问题。因为板桥32岁初丧儿后，心情沮丧，39岁发妻徐氏去世，更是心死如灰，“我已无家不愿归，请来了此前生果”[17]；“何处宁亲惟哭墓，无人对镜懒窥帷”[18]。直到43岁邂逅饶五姑娘，两情真心相恋，才再度有生活气色。可是“琐事贫家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19]，板桥的窘迫应该也是使他无法迎娶的一大原由吧。要是这样的话，则羽宸和板桥的告别后十年不见所写的诗，应当在乾隆二年（1737）之后，即乾隆十二年（1747）左右。

不管怎么说，羽宸总是板桥一生中另一个来自徽州的大恩人。板桥在与羽宸的一段交往中猛然醒起，更由于这位朋友的慷慨解囊相助，完全解除他的后顾之忧，从此，板桥从“江湖落拓数十年”中“一洗穷愁”，“扫开寒雾”，终于一鼓作气，踏上了人生事业成功的阶梯。

试想，假如不是羽宸适时到来，慷慨馈银的做法，板桥的人生事业功名可能就此划上句号了。人生征途的成败往往就差那么一点火候，需要有明眼人适时推上一把。推力的形式是多样的，有人需要的是钱，有人需要的是势，有人需要的是迷津的指点，自信的勇气，方法的点拨等。对板桥来说，遇上羽宸之际，他正处于人生的转折点，家事、个人之事转变的临界点。他最为缺少的不是才学，不是人生方向、学习方法，而是金钱。穷困书生最难钱。而羽宸正好有此能力。有此能力还不够，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此雄财气度，用此巧妙心思，才真正帮上了板桥的成功。板桥怎么能在事隔十年、功成名就之后，不怀念这个源出徽州、可能家在南昌（“蓼花洲上有西风”）的江湖大恩人呢！虽然“十载音书迴不通”，板桥依然年年感念，恍惚觉得“传来似有非常信，几夜酸辛屡梦公。”不到情深意笃之处，灵犀之尖是化不出这等诗句来的。[20]

（二）赫赫有名的扬州大盐商江春也是和板桥交往的徽州人物

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二十日，69岁的板桥同江春、杭堇浦（世骏）、汪石恬、陈江皋、李于亭、费迢溪、常菜畦、黄北[illegible]游扬州铁佛寺，分赋得[illegible]字[21]。

江方伯名春，字颖长，号鹤亭，歙县人。初为仪征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遂为秋玉后一人。体貌丰泽，美须髯，为人含养圭角，风格高迈，遇事识大体。居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读书楼时文》。于对门为秋声馆，饲养蟋蟀，所造制沉泥盆与宣和金戗等。徐宁门外鬻隙地以校射，人称为江家箭道。增构亭榭池沼，药栏花径，名曰水南花墅……自著有《水南花墅吟稿》。东乡构别墅，谓之深庄，著《深庄秋咏》。北郊构别墅，即是园，有黄芍药种，马秋玉为之征诗。丁丑改为官园，上赐今名。移家观音堂，家与康山比邻，遂构康山草堂……又于重宁寺旁建东园。凡此皆称名胜。方伯以获逸犯张凤钦赏布政使秩衔，复以两淮提引案就逮京师，获免。曾奉旨借币三十万，与千叟宴，其际遇如此。方伯死，泣拜于门不言姓氏者日十数人，或比之陈孟公之流，非其伦也。子振鸿，字颉云，好读书，长于诗。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尝满，亦一时之盛也。[22]

许承尧在他的名著《歙事闲谈》也说：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仪征籍，诸生。以总理盐务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加

> 授布政使衔。著《黄海游录》、《随月读书楼集》。王述庵《蒲褐山房诗话》云：'江都自马氏曰琯兄弟外能读书好客者推江鹤亭。城东高阜名康山，相传是对山遗迹，葺之以奉宸游。'又馆沈学子（名大成，金山贡生）于其秋声馆别墅。及卒，刻其《学福斋诗集》。其好事不多得也。"

许承尧还有按语，称道江春之子江振鸿与一般徽州盐商的不同之处：

"彼时吾县盐商富几敌国，穷奢极欲，文叔乃淡静至此，品格弥可贵也。"文叔，即"江振鸿，字撷云，一字文叔，春子，乾嘉间候选道，著《莺花馆诗抄》。"[23]

（三）郑板桥与其他徽州人的交往

除了马氏兄弟，程羽宸、江春，板桥交往的其他徽州盐商文人中，还有不少是程、汪等姓人。例如程姓有：

程鸣，字友声，号松门，歙县岑山渡人，江都籍，雍正诸生，善画，王渔洋弟子，著《纳瓢吟》、《无声集》、《且闲轩稿》。

程兆熊，字孟飞，号香南，歙人，居仪征，精书画，乾隆时布衣，著《澡雪吟稿》。

白门程绵庄，即程廷祚，字启生，号绵庄，迁居江宁，入籍杭州，举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著《易诗书三礼鲁论义》、《诗说》、《岫云阁诗集》。袁枚为他墓铭。

还有程铎、程邃等人。

汪姓有如皋汪氏文园，板桥曾寓居，和汪之珩等人共度七夕，并写下《板桥自序》、《刘柳村册子》等重要的传记思想材料[24]。

程、汪两姓同是徽州最古的著姓望族，从晋代以来迁散分居在江南四方，族众最多。因此，很多江南程姓、汪姓源出徽州。板桥接触的程、汪姓人很多就是徽州的移民。他们因经商移居扬州一带，贾而好儒，有的考取了功名。就程姓而论，"《皖雅》引蒋星岩云：'新安程氏多诗人，侨居淮扬，有专集行世者指不胜屈'"[25]。

状元金德瑛，徽商后裔，寓居杭州仁和，是板桥科举同年，板桥有赠诗传世[26]。

当然，板桥在扬州结交的徽州人中，有被后世一同列为"扬州八怪"的汪士慎、罗聘，志同道合，交往极多。

汪士慎（1686 - 1759），号巢林，歙县富溪村人，可是在板桥眼里，士慎已经是扬州人。因此，他在为士慎的画题词时记述道：

> 扬州汪士慎，字近人，妙写竹。曾作两枝，并瘦石一块，索杭州金农寿门题咏。金振笔而书二十八字。[27]

罗聘（1733 - 1799），字遁夫，号两峰，金农弟子，祖籍歙县呈坎村，先世在明中期迁居扬州。板桥古稀之年时，曾应罗聘之请，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为两峰罗四兄尊嫂方夫人三十初度"，即为罗聘之妻方婉仪画兰作寿，还题诗：

> 板桥道人没分晓，满幅画兰画不了。
> 兰子兰孙百辈多，累尔夫妻直到老。[28]

板桥与徽州著名墨商曹素功的后代也有交往：

> 新安孝廉曹君是墨人曹素功后裔，尝持藏墨三十二挺谒余易词钞一册，且云："公有《官宦家》词：朝霞楼阁冷，尚牡丹贪睡，鹦哥未醒。不但措词雅令，而一种荒淫灭亡之气已藏其中，所以甚妙。"故乡曹公知言，故亦以词称。[29]

此外，板桥的书画好友、山东胶州秀才高凤翰（1683 - 1749）在雍正五年（1727），即板桥 36 岁时，出任歙县县丞，升任绩溪县令，在徽州六年，他亦会对板桥了解徽州提供一些直接的信息。

三、郑板桥离不开包括徽商在内营建的书画文字市场

板桥活了 73 岁，"初极贫，后亦稍稍富贵；富贵后亦稍稍贫。"除了应试，仕宦山东 12 年，在江南、江西、湖南、北京的游历与交游外，都在扬州或兴化老家度过。正如他所谓："板桥游历山水虽不多，亦不少。读书虽不多，亦不少。结交天下通人名士虽不多，亦不少"[30]。是其一生的写照。

板桥从 22 岁开始画画创作活动，大约 31 岁时卖画扬州，连续 10 年左右。61 岁从山东罢官归来，以后又在扬州卖画近 12 年。画画创作需要交流切磋的环境，离不开文人同志集

聚；书画交换需要商品市场，离不开金钱财富。

板桥生活时的康雍乾扬州，处于中国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扬子江、大运河的交汇点上，在历经明清改朝换代、经济恢复发展之后，已经进入繁荣期，人来货往，商贾云集，加上产销淮盐，驻扎两淮盐运使，使它不仅成为商业经济中心，而且也是东南政治中心。大量的盐商纷至沓来，通过特殊的垄断交易方式，造成了一大批富商巨贾。其中很多是徽州商人。徽商不仅将巨额财富输回老家山涧里满足生活、文化消费，维护宗族制度，而且在扬州进行物质和精神消费，以其雄厚的财力，举行文化活动，使得天下文人才子汇聚。“扬州八怪”的产生，大约离不开这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他们的艺术创新既是其艺术生命活力的体现，符合艺术发展规律，同时也是扬州商业经济发达、物质财富丰富、文化水平提高、艺术需求增多的结果。应该承认，不论人们对书画作品需求的目的如何，处理书画作品的表现如何，包括徽商在内的盐商等商人客观上对扬州书画艺术市场的培育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对“扬州八怪”的艺术派别起了一定的催生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郑板桥，这个“扬州八怪”，即扬州画派的主将的诞生，离不开扬州的商人（尤其是徽商）营造的书画大市场。板桥两次得到徽商救助，确保了科举正途的命运轨道未被扭曲。板桥很多书画作品得以销售，解决他的生活之急，甚至为他解除生活后顾之忧提供了条件。

生于斯、长于斯的板桥当然深知扬州唐宋以来繁华的根基在于交换和消费，笔下也不乏描述：

> 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31]
>
> 扬州自古风流地，惟有当官不自怡。盐[illegible]米囊销岁月，崖花涧鸟避旌旗。[32]
>
> 闲云拍拍水悠悠，树绕春城燕绕楼。买尽烟花消尽恨，风流无奈是扬州。[33]
>
> 长夜欢娱日出眠，扬州自古无清昼。[34]

板桥罢官归来，先住兴化拥绿园，不久，向往扬州的交往，来到阔别多年的地方，仍旧卖字卖画。他明知扬州才是他家乡的行政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没有交流，就没有艺术，也没有生计。板桥需要交往的扬州，正如扬州需要有要交换的板桥一样，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乾隆二十四年（1759），板桥应“拙公和尚属书谢客”，公开亮出了书画作品的“板桥润格”，以后刻诸于石，作为书法作品，流传到今天，也提供了板桥与书画市场关系的极好佐证。

>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35]

这是一张高昂的价目表，没有书画盛名，没有书画真才实学，板桥也没有胆量敢于如此狂妄开单，否则真要给人骂成“老湖涂”了。

四、郑板桥轻视、痛恨恶霸商人，也包括一些徽商

如果以为板桥依靠书画作品的买卖来养家糊口，或者提高生活水平，就会离不开书画市场，离不开有钱的富商权宦，离不开富有的徽州盐商，那就大错特错了。

板桥之所以是板桥，不光表现在他勇于艺术创新，攀登艺术高峰，成家立派，也表现在他敦恪善良，爱憎分明，同情民众，蔑视富豪权贵，包括徽商巨富，“难得糊涂”，有些奇“怪”；他既依赖包括徽商在内的书画市场，又不被这个市场牵住鼻子走，限制了生命的自由；他当然不希望妻儿老小因为他“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载征途发达迟”[36]，穷困潦倒，全家都在风声里受苦煎熬，而能随着他的科举仕途飞黄腾达，扬眉吐气，苦尽甘来，自是上策，但他绝对不允许丧尽天良，为了私利为所欲为，坑害贤良，贪污堕落，无恶不作。板桥最强调的还是做人做士的基本气节、兰竹般的

高风亮节。

板桥早年卖画，画画得不会很好，没有知名度，因而老卖不掉，“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37]。有时还受到“麻丫头针线”式的奚落[38]。等晚年画画炉火纯青，自成一家，书画作品供不应求，板桥感慨很深，由好友李方膺之侄李霁在他 68 岁时帮他刻治了一方“二十年前旧板桥”的印章[39]，记录自己书画艺术的浮沉、人世的悲欢凄凉。

画画收有报酬是一回事，人情友谊是另一回事，两者都要，却不能混淆，更加不能相互替代。这是板桥书画市场化的原则。他在《与丹翁书》里说：

> 令爱君归宁，弟无物堪赠，他日当作书画一两通表意耳。来银二两收讫。画三幅与令侄，并照入，遂不复另启也。[40]

板桥在商风利欲热浪滚滚的扬州社会里，始终保持着一份对金钱的清醒意识，要金钱，却决不做金钱的奴隶。

> 扬州豪家求余画兰，题曰：写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购全局，也许合拢作生涯。金寿门见而爱之，即以为赠。题曰：昨宵神女降云峰，折得花枝洒碧空。世上凡根与凡叶，岂能安顿在其中？以寿门诗文绝俗也。[41]

板桥常在诗文里流露他对于暴富商贾的厌恶，特别是他们那种惟利是图，以钱衡人的势利眼光，让板桥难以容忍。

> 途穷卖画画益贱，佣儿贾竖论非是。昨画双松半未成，醉来怒裂澄心纸。[42]

他说明读书的原理，也借用了暴富商人的比方。而从骨子到表面的轻视商人，板桥一生没有改变，就像那顶不变的“旧板桥”：

> 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43]

山东归来，感情依旧，一片青绿在人间：

> 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44]

看到扬州一些无耻士子以诗文书画衬托暴富商人的附庸风雅，像苍蝇围着腐肉打转，仰承鼻息，板桥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乾隆十三年（1748），板桥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信里，严厉抨击这一趋时风气，强调文人要有骨气，不能只为钱财。

> 学者当自树其帜。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躞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读书深，养气足，恢恢游刃有余地矣……且夫读书作文章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亦可以化乡党而教训子弟。切不可趋风气，如扬州人学京师穿衣戴帽，才赶得上，他又变了。何如圣贤精义，先辈文章，万世不祧也。[45]

板桥借着《靳秋田索画》，明白陈述自己艺术服务的对象和主张：

> 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之贱相也。今日晨起无事，扫地焚香，烹茶洗砚，而故人之纸忽至。欣然命笔，作数箭兰、数竿竹、数块石，颇有洒然清脱之趣。其得时得笔之候乎！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极是不可解处，然解人于此但笑而听之。
>
> 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兰，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没没墨墨，绝不知乐在何处。惟劳苦贫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闭柴扉，扫竹径，对芳兰，啜苦茗，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仄径之间，俗客不来，良朋辄至，亦适适然自惊为此日之难得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46]

好一个“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肯定要得罪不少人，少赚许多钱了，当然也会少出不少力了。因此，“极是不可解处”的“怪”就出来了，与众不同俗了。“然解人于此但笑而听之”，可谓得知音者便会理解。嬉笑怒骂，随世而已，板桥只是心田无愧、与天地日月同在的君子。

书画不是少数人的秘藏珍品，而是民众的精神享品。这是板桥离不开书画市场，又超越了书画市场的过人之处。“凡吾画兰画竹画石，

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贫苦大众喜欢板桥的作品，很多是板桥白送的，民间流传很多板桥画画救贫的故事就是明证。当然，板桥也会多付出，少金钱收入的。

面对不理解自己做法的人，即使以此拂袖而去，板桥也毫不计较，反而书写此事记录个性之尊，人事之杂。

> 板桥平生无不知己，无一知己。其诗文字画每为人爱，求索无休时，略不遂意，则怫然而去。故今日好为弟兄，明日便成陌路。[47]

板桥在山东被罢官归乡之前本来坚决想要辞官的。他认为与其当个糊涂官，为害民众，弄些黑心钱，还不如冠冕堂皇地回扬州大街叫卖字画，来得光明磊落。

> 学诗不成，去而学写。学写不成，去而学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免谒当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风，门无车马。四十科名，五十旃旌。小城荒邑，十万编氓。何养何教，通性达情。何兴何废，务实辞名。一行不当，百虑难更……速装我砚，速携我稿，卖画扬州，与李（复堂）同老……宦贫何畏，宦富可惴。即此言归，有赢不匮。人不疵尤，鬼无瞰祟。吾既不贪，尔亦无恙。需则失时，决乃云智。[48]

> 年年画竹买清风，买得清风价便松。高雅要多钱要少，大都付与酒家翁。[49]

这才是板桥向往的心性无拘的境界。

乾隆二十四年（1759），板桥听从拙公和尚建议，自定书画润格，常常被人引以为板桥重视金钱、只知出卖书画的证据。

这当然是板桥书画名声震天下之后的事了。画画一味收高价，板桥似乎只认金钱不认人，跌进了金钱孔里。社会上为此风言风语，板桥对此无动于衷，干脆高挂书画润格，布告世人，按尺寸论价钱，而且钻进钱眼底里，连礼物食物一概不收，只要银子，甚至有银子就来劲头精神，书画也会上乘，愈加休谈赊账。

这时的板桥好像的确崇尚金钱至上，靠书画营生，赢得了好生计。实际上，看看他的年龄：他已经 67 岁了，板桥真的老了，他害怕做无谓的应酬，浪费时间和生命，尤其痛恨那些借名头来打秋风的人，而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板桥最最不能容忍的人就是那些附庸风雅、有钱又不肯出钱的商人、官宦势家等等。他们对板桥索要书画，简直就是索要金钱，这跟普通朋友、民间百姓的索讨书画还有区别，后者是真心喜欢，用作收藏，板桥会虽有不请，也赠以书画。而前者可能别有用心，甚至借板桥的书画营求龌龊勾当，作为干求工具，板桥对他们则会虽求也不相应，或者一分钱一分货，高亮润格单，照单行事，别无可谈，也是板桥的一个绝招，先发制人，让对方哑口无言。

社会流传许多板桥与商人，尤其是扬州的盐商、徽商以及官宦交涉书画价格的事情，很能表现板桥的人格奇特、品节高超之处。

由此来看，扬州书画市场，包括很多的徽州商人，既是板桥需要的对象，将艺术生活化、物质化、金钱化的需要场地，解决他生活问题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憎恶的地方：充满着利欲熏心，尔虞吾诈，庸俗鄙陋。徽商等人只用金钱购买他的书画艺术品，贬低、毁伤书画的艺术价值，走上了单一的艺术交换商品化之路，让板桥怎不痛心疾首。他甚至做出刻意的动作，对徽州等商人不屑一顾。面对这样的现实，板桥的内心深深充满了矛盾。

矛盾的根源在于板桥重农本的思想渊源，在于他生活的转型时代，在于他对于艺术一旦处在商品化时代的命运的理解。其中，前两者造成的板桥的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后者造成的板桥的局限性则显示板桥作为一个艺术大家非同凡响的地方：他身处物欲横流的年代和地方，却具有超越时代常人的见解，敏感地触摸着属于一种艺术规律与时代现实抵触的现象。

---

*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国家“十五”教育科学重点课题“明清江南的教育与人口文化素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④《郑板桥集》《诗钞·七歌》，第 3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同上，《板桥自叙》，第 176 页。

③王凤珠、周积寅撰：《郑燮年谱》（下引简称《周谱》），载《扬州八怪年谱》（下），第 259 页，引《人

民政协报》1984 年 11 月 18 日《郑板桥栖居小海“赠字画留芳百世”》一文，称板桥 40 岁“中举人后，因不幸身患大疮，浑身不能动弹，只好落魄栖居小海的外祖父家。”则板桥的外祖父家在小海（今江苏盐城市大丰市小海镇），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3 年版。清代盐城属于淮安府，因此，有所谓《郑板桥判牍》板桥亲笔“母汪氏殁，系江苏淮安府盐城县人，汪翊文室女，并无再醮，未经受封。”见周积寅、王凤珠著《郑板桥年谱》的注引，第 2 页，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1 年版。笔者认为，此若属实，则盐城以产盐而负盛名，是两淮盐商趋利之地，徽州汪氏来此业盐为商，极为可能，后世则入居当地，职业有了衍变。

⑤参见张大华著：《镇江文化旅游》，第 192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郑马焦山邂逅订交，并见何琼崖、潘宝明著：《郑板桥》，第 15 - 18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周谱》，第 311 页，引《焦山志》卷一。

⑦⑧㉒（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 4，第 615 - 616 页；卷 8，第 661 页；卷 12，第 708 - 709 页，《续修四库全书》第 733 册，用乾隆六十年刻本。

⑨㊴《周谱》，第 272、273 页；第 306 页。

⑩前揭《郑板桥集》《为马秋玉画扇》，第 157 页。

⑪同上，《题程羽宸黄山诗卷》，第 50 - 51 页。

⑫同上，《怀程羽宸》，第 65 页。

⑬许承尧：《歙事闲谈》，卷 2，第 51 页；卷 8，第 244 页，李明回、彭超、张爱琴校点，诸伟奇审订，合肥，黄山书社 2001 年版。几、之两字是笔者根据《清诗别裁集》补的，为了语气更完整。

⑭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 29，第 1240 - 124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又有一说，另一字为采山，康熙雍正年间布衣，从邑诸生贡太学。见黄松林选注：《黄山古今游览诗选》，第 276 页，合肥，黄山书社 1989 年版。

⑮《周谱》，第 249 页，引《古代名人咏黄山》。

⑯同上，第 266 页，引郑燮《行书扬州杂记》卷。

⑰前揭《郑板桥集》《韬光》，第 49 页。

⑱㊱同上，《得南闱捷音》，第 44 页。

⑲同上，《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第 43 页。

⑳以上参见何琼崖、潘宝明著：《郑板桥》，第 20 - 21 页；前揭王凤珠、周积寅撰：《郑燮年谱》，第 260 页，引王家诚《郑板桥年谱》云，板桥在 41 岁时得友人程羽宸资助，重赴焦山读书，准备应试进士。

㉑《周谱》，第 308 页，引江春《随月读书楼诗集》卷中。

㉓《歙事闲谈》卷 8，《江氏诸人诗》，第 247 - 248 页。

㉔两文见前揭《郑板桥集》，第 186 - 190 页；《周谱》，第 306 页。

㉕上引程氏三人事迹，见《歙事闲谈》卷 2，第 51 - 53 页；卷 8，第 242 - 243 页。《皖雅》引语见《歙事闲谈》卷 8，第 244 页。

㉖前揭《郑板桥集》《小古镜为同年金殿元作 ·讳德瑛》，第 113 页。

㉗㊾同上，《题画竹》，第 211 页；第 216 页。

㉘㊶同上，《题画兰》，第 217 页；第 220 页。

㉙同上，《刘柳村册子（残本）》，第 189 页。

㉚㊼同上，《板桥自序》，第 187 页；第 186 页。

㉛同上，《扬州》，第 30 页。

㉜同上，《送都转运卢公》，第 58 页。

㉝同上，《平山宴集诗》，第 61 页。

㉞同上，《广陵曲》，第 63 页。

㉟同上，《板桥润格》，第 184 页。

㊲同上，《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第 103 页。

㊳风华整理：《麻丫头针线》，载扬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编：《扬州民间故事集》，第 54 - 56 页，北京：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板桥从小又黑又瘦，脸上有几颗麻子，父亲替他起小名为“麻丫头”。他的画被屠财主戏为“麻丫头针线”。据说后来板桥专刻了这样的一方印章，永志莫忘，以便自砺。

㊵前揭《郑板桥集》《与丹翁书》，第 193 页。

㊷同上，《饮李复堂宅赋赠》，第 49 页。

㊸同上，《赠国子学正侯嘉[illegible]弟》，第 53 页。

㊹同上，《初返扬州画竹第一幅》，第 157 页。

㊺同上，《与江宾谷、江禹九书》，第 191 页。

㊻同上，《靳秋田索画》，第 165 页。

㊽同上，《署中示舍弟墨》，第 93 - 94 页。